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妙赏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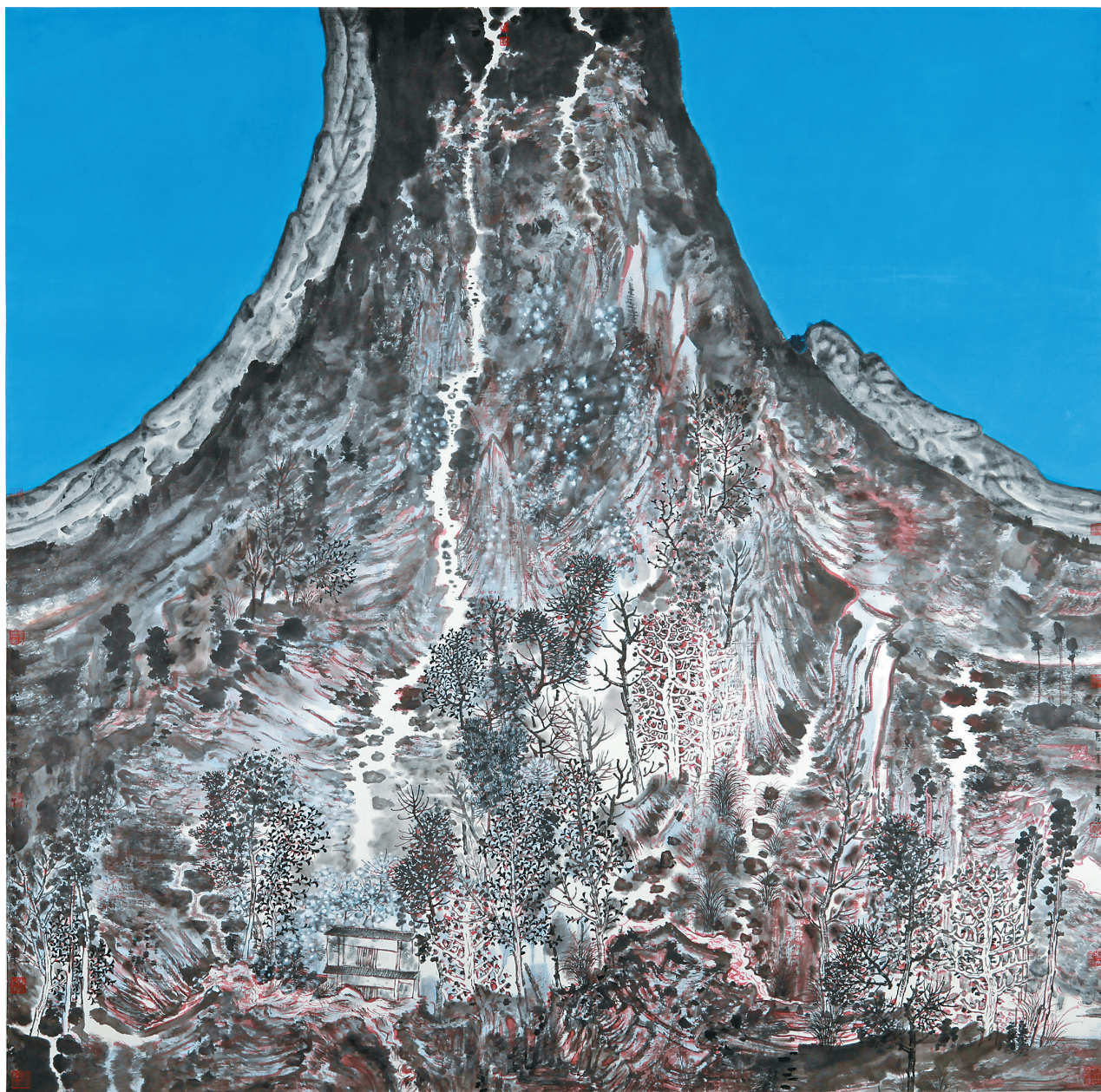
4

黑龙江日报

2021年7月18日 星期日

周末 妙赏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工: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龙江大气 夫余泛美》 李岗

解构北方山水 泼墨龙江风物

著名国画家李岗印象

□毕诗春

7月初,冰城的一个早晨,一束鲜亮的阳光透过窗子,打在房间里摆放的一张硕大的画案上,画案上摆放着两个醒目的樟木箱子,以及尚未完成的画作。周围三面墙都挂着画,唯独一面墙壁立着高高的书架,装满了各种书籍、各种雕塑作品等。这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美术学院院长李岗的办公室兼工作室。李岗,中等身材,语速较快,双目炯炯有神,和他的画作一样深邃。



《黑龙江牡丹江苇子沟写生》 李岗



《黑龙江望奎写生》 李岗

李岗刚刚从外地写生回来。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院研究员,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每年大约这个季节,他都要安排时间去各地写生,他的作品大多是反映黑龙江独有的山水风物的。国画山水,离不开自然风物。“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吧,我知道勤能补拙。”李岗说,从读书时学习国画到如今,其进程是艰难的,所以自己更懂得珍惜。大学时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大量临摹李可染、吴昌硕、南宋四家等名家的作品。他被选为班长和院学生会主席,经常跟老师一起举行画展,工笔人物画《于无声处听惊雷》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此后,他的作品频繁入选国家级大展并获奖。

1997年,李岗是以画工笔人物留校任教的。他改画山水画,缘于庆祝澳门回归的一个画展。当时美术学院院长牵头,院学术委员会通知大家,要拿出新作来参展。“我当时是个新人,压力可想而知。我将自己关在画室,熬了两天两夜,画成四幅写意人物带山水背景的新作,取名《喧嚣戏人图》,最后没有题款,只打个‘李’字小章,心想:选不上也不丢人,贵在参与,也没有指望能获得什么大奖。未曾想,专家却一致点赞。时任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的卢禹舜把我叫去,边研究我的画边说,你的山水画有灵性,表现能力强,应该在这个领域发展。”为此,2000年,学院派李岗到中央美术学院深造,主修水墨山水。置身北京的一年半时间,他先后得到田黎明、崔晓东、姚鸣京、李铁生等前辈艺术家的点拨和教诲,获益良多,视野拓宽了,专业基本功又登上一个新台阶。

时光荏苒,一晃二十几年过去,李岗与笔墨相伴,与山水相依,在中国传统山水的传承和创新这条道路上砥砺前行。这些年,他先后获得黑龙江省文化名家暨“六个一批”专家、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成果鉴定专家、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专家等荣誉称号,获得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中国青年艺术家提名奖’”等多个大奖……

“艺术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工作,就是要纵向有别于前辈,横向有别于同道。一直以来,视觉和样式的陌生感都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李岗表示,早些年,为了画出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经常要画上好几年。他说自己原本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活的,注重要在

中国山水艺术无涯的长路中永远地走下去。艺无止境,“我的艺术永远在路上”。“我今年给自己定的任务,是画满一个樟木箱子,里面能装100张画。”李岗热爱黑龙江这片土地,他的艺术灵感完全来自东北独特的自然景观。绵延不断的丘陵山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他入画的素材。他画水的山不高不奇,但是厚重连绵;他画北方的树苍劲挺拔、画北方的云雄浑壮阔。

“山峦峰起石为沙,茫茫九派流中国,我们的祖先选择了与水为伴,在河流冲积的沃野平原上繁衍生息,因而自古以来对河川流泉的认识和利用,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更有大量的汉字以遗传密码的形式凝结了华夏民族与山为伴与水相依的生命情结。

在中国画的表现范畴里,山水、花鸟、人物是中国概括人与自然的三个要素,同时更是中国哲学观、美学观在绘画中的交融。山水无疑是中国画三个支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支,代表中国人思想追求的终极目标的载体。自古以来山水画家也在自觉地遵守这个亘古不变的规律,无论是身居喧嚣纷扰的闹市,还是隐逸山林之中,精神上的遨游最理想的境地当然是自然山水之中。在传统中国画中山水画受人青睐的原因就是如此吧。“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人对山对水对自然的依恋。

李岗一直认为,山水画的成熟发展是在晚唐、五代及宋。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中国的经济中心主要在南方,在绘画领域南方也愈显重要,尤其在元明清。我们现在所言之传统大多来源于元明清的传承,即使像标程百代的荆浩、李成、范宽他们所呈现的山水亦从未曾跨出关外。而他所追求的北方山水,恰恰完全是在关外,大多都在祖国的最北方黑龙江。

黑龙江这块广袤的土地既有原住民艺术原始主义的神秘,又有欧洲移民带来的亮丽和幽雅,同时也有国内知识移民、技术移民、生计移民所带来的宽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思想。

龙江大地历史发展的这种独特性特殊性决定了文化上的不同,既不同于中原也区别于江南,文化上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山水画创作的个性不同,历代山水大家的笔墨样式也从没以龙江地域为蓝本。因为没有可以借鉴的“榜样”,所以也相对不容易人云亦云。

而李岗恰恰是用他的作品解构了北方山水。

光影之间

《革命者》 刀尖上的英雄

□孙晓蕾

如果说剧本是一部作品的肉身,那么演员就是一部作品的灵魂。好演员需要将自己揉碎,让身体中注入另一个人的灵魂,才能够让角色深入人心。这一点张颂文做到了。在《革命者》近两个小时片长中,我们找不到他任何角色的影子,他不是《隐秘的角落》中的朱永平,也不是《扫黑·决战》中的曹志远,这一刻,他就是“舍我一人而救千万人,虽死无悔”的李大钊。

故事一开头,即是滂沱大雨。倾注的雨水,冲刷着裹带泥土的墓碑,李大钊的子女写在墓碑上那还未风干的油漆,顺着雨水流了下来,这一幕给予观众强烈的冲击力,红色的油漆犹如李大钊先生为革命事业流下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进了观众的心里,引起强烈共鸣。

《革命者》是以李大钊先生生前最后38小时为主线,以旁观者角度为叙事方式,通过非线性的拍摄手法,展现李大钊先生从1912年到1927年的革命历程,真实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英勇壮烈的革命者一生。

故事闪回到1922年,那一年,生逢乱世,每个人都过着在刀尖上的生活,活着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人间变成了炼狱。有人为了活着,躲在人群中变成了鬼,而有的人为了他人能够活着,举着希望的火炬向人群走来,不惧生死,拯救劳苦群众于水火之中。这样的人虽为肉身,却是一个时代的英雄。

李大钊深知,此时麻木的国人,唯有经历思想的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可“新生”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过多久,五十年?一百年?”“这是他们想要赐予我们的未来,但绝不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今天流的血都是为了孩子们明天能够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站在时代变革的十字路口,那些推动历史车辙前进的伟人,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振聋发聩,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掷地有声。

如果说影片中李大钊带领煤矿工人与资本家斗争,是其革命生涯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报童之死更深深地刺痛了李大钊的心。为了替阿晨讨回公道,李大钊在租界与外国暴徒对峙。国人不是草芥,更容不得外人践踏。阿晨的死无疑让李大钊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

敌人有枪弹,而他们只有肉躯。在李大钊带领群众要求拒绝八国通牒的游行抗议时,在军警的枪鸣声



中,他们怕吗?当然怕。但他们更怕下一个被饿死的是自己,他们更怕国家的分崩离析。面对压迫,李大钊带领着革命者们架起的人墙勇往前行,这一次,不只是群众对压迫者的反抗,更是一场国人思想的自我革新。

时间抵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辙,但纵情笙歌、思想麻木的国人,该如何唤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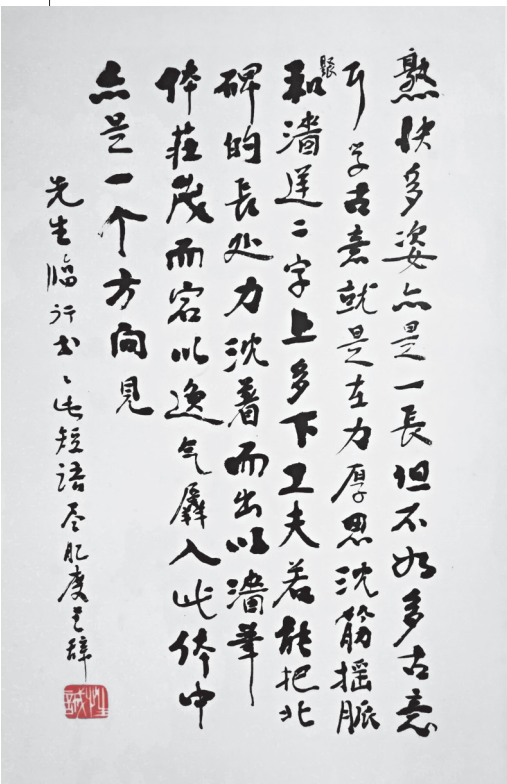
又一次生与死的抉择中,李大钊再一次选择了后者。李大钊入狱后,坚定了理想信念的李庆天曾去营救,但李大钊却拒绝这一次能够生的机会。他说:“如果我死了,能够让麻木的人,能够让活着的同志更加奋勇地前进,我可以去死,我应该去死。”提起勇气面对死亡很可怕,但比死更可怕的是国人的麻木。所以为了让国人更好地生,他甘愿自己去死。

电影是对先人的缅怀,同时也是对后人的警醒。《革命者》的主创团队将写实与写意的融合,让人们在视觉和灵魂的双重震撼下,通过镜头得以窥见舍己救国的革命者们,和他们不屈服的中国脊梁。

一身旧袍,两鬓须眉,电影中的李大钊被判处死刑,从容地走上了刑架,被处以绞刑。可在真实历史中,刽子手行刑三次才将李大钊绞死,他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却依然不改色地英勇就义。

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故事,也是那一段晦暗微弱的时光里的真实历史。电影到最后,李大钊先生目光如炬,那一句“你们一定要相信,高尚的生活藏在壮烈的牺牲中,期待的生活一定会到来”,像一束色彩的光直击观众的心灵。

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奔赴;从一群人的奔赴,到永恒的信仰。寻常先生,这期待的生活来了,您看到了吗?



刘忠书法作品

一派天真 逸气盎然 读刘忠先生的书法艺术

□孙毅

熟快多姿亦是一长但不知多古志
秋清送二字上多下工夫看能北
碑的长处力沈着而出以清平
作在皮而宕以逸气入此作中
点是一个方向见

先生临行书,此短法尽化度于律

艺见

刘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龙江著名书法家、碑版鉴定家、音乐教育家。

刘忠的书法观点,即“不必死守一碑,而要广取众长”。汉魏碑刻经过历代摹拓,已渐失本真,学者若为碑版所拘,不能变化,是自寻死路。当取法乎上,从汉魏碑刻入手,而博取约收,渐及六朝唐宋,或可略有进益。

刘忠学习魏碑,是从《龙门二十品》入手,《龙门二十品》生动的结体、磅礴的气势、劲健的点画,体势多变,既古拙浑厚,而又不乏天真烂漫,既有天工,而又不失人巧,是魏碑中难得一见的精品。刘忠认为学书当有古意,就是在“力厚、思沉、筋强、脉聚和涩迟二字上多下工夫”。

刘忠先生钟情于《好大王碑》,这与其所推崇的“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的书法审美有关。《好大王碑》自然、雄健、天真、烂漫的书法风格,恰与这种思想暗合。

刘忠好临魏碑,然视野并不局限于魏碑,观其书法,是以汉碑为基,魏碑为本,又广取六朝、唐宋之长,兼收并蓄。他在其《张猛龙碑》碑阴所作跋文中表明了自己的这一书法思想:“北朝人之书无不佳者,而此碑阴尤矫矫也。能兼晋宋人之长,无北人粗犷之习,具南朝雄媚之姿。善学者苟能通其意,而无唐宋人矣!”《张猛龙碑》以“冬温夏清”本为最佳。丰姿妙趣凝新态,秀媚妍雅散古香。似此碑阴成独诣,包罗万象竟雄芒。”

对于书法的学习,刘忠有自己的认识。其在《题学生习字后》有云:“学书无他道,在静坐以收其心,读书以养其

气,明窗净几以和其神,遇古人碑版墨迹,辄心领而神契之,落笔自有会悟。斤斤临摹,已落第二义矣。”

刘忠对单一的临摹,书法是一门综合艺术,既要有丰富的情感,也要有深厚的修养。习书者若不能通古碑之文义,又焉知古碑书风之变?文与字是相通的,文中所蕴含的丰富情感就是由字的体势风格来表现的。

古人有所谓的“人书俱老”之说,若以七十为限,或可为通会之年。著名书法家游寿先生在其《学习寸得》中有云:“书者,如也,如其人之性情气度。三十而立,人自生至知学之年,其内心所习既具备,于是下笔于内心有一定之力度,故书如其人。自三十至五十,此二十年中,为学书成就之始,五十以后至七十为书法最佳时期,七十至八十为老年书法之苍劲。至于学习临摹,必在三十岁以前下一段功力,以蓄内心。书者必先,未有不学而号天才。又有笔秃千枝,此皮相之言也。”纵观刘忠之学书经历,其早年多专注于笔法、结体,而中年以后则注重书法之神、气、韵、趣。老喜读《庄子》及唐诗,将其深厚学养蕴于笔端,于墨墨间自然流露,一派天真,逸气盎然。从而最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书法风格。

过去曾有人评论刘忠书法有些平面化,缺少生气,多了些拙味,笔者以为,此论有一定道理,但也许刘忠先生的审美取向和书写习惯有关,可谓大醇小疵。

谨撰此文,以深切缅怀先生。